



葉笛全集 5

評論卷二



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出版

葉笛全集 5

評論卷二

葉笛全集 5 評論卷二 / 葉笛著 ; 戴文鋒主編 ; -- 初版. -- 臺南市 : 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2007 [民 96]
冊 ; 公分

ISBN 978-986-00-8903-5 (評論卷 : 精裝)

ISBN 978-986-00-8904-2 (評論卷 : 平裝)

848.6

96003043

葉笛全集 5 · 評論卷二

作 者 / 葉寄民 (葉笛)

主 編 / 戴文鋒

策 劃 / 國立臺南大學

地 址 / 70005 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電 話 / 06-213-3111 轉 750、751

網 址 / <http://web.nutn.edu.tw/gac750/>

編輯製作 / 葉蓁蓁、葉瓊霞

執行編輯 / 吳嘉瑜、陳怡樺、黃郁雯

編輯顧問 / 呂興昌、李漢偉、林瑞明、陳昌明、應鳳凰 (依姓氏筆劃序)

編輯委員 / 莊永清、陳新伍、陳淑容、葉蓁蓁、葉瓊霞、賴松輝 (依姓氏筆劃序)

封面美術設計 / 陳輝東

發行人 / 吳麗珠

出版單位 / 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地 址 / 70041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1 號

電 話 / 06-2217201 傳 真 / 06-2217232

電子信箱 / pba@nmtl.gov.tw 網 址 / www.nmtl.gov.tw

指導單位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排 版 / 有利電腦打字行 振緯企業有限公司

印 刷 / 立誠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著 作 人 / 葉笛

著作財產權人 / 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請洽承辦單位研究組 (電話：06-2217201)

初版一刷 / 2007 年 5 月

經銷展售 / 國家書坊台視總店 02-25781515

五南文化廣場 04-22260330

文建會員工消費合作社 02-23434168

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06-2217201

GPN / 1009600232-235 (評論卷精裝)、1009600250-253 (評論卷平裝)

ISBN / 9789860089035 (評論卷精裝)、9789860089042 (評論卷平裝)

定 價 / 精裝新台幣 1360 元整 (全 4 冊不分售)

平裝新台幣 1163 元整 (全 4 冊不分售)

精裝全套 (18 冊) 新台幣 4995 元整

平裝全套 (18 冊) 新台幣 4795 元整



Printed in Taiwan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葉笛全集 5 評論卷二》 目次

台灣戰後現代詩人論

台灣新詩的歷程——一九二〇年至七〇年代詩壇鳥瞰	3
台灣現代詩《笠》的風景線	24
論《笠》前行代的詩人們	49
巫永福的文學軌跡	107
探索異數世界的人——桓夫論	128
複眼的詩人錦連——詩人把眼睛帶在後面向前走	140
論柯旗化的詩集《母親的悲願》	165
一棵成長的枇杷樹——論楓堤（李魁賢）	185
白萩論	198
孤岩的存在——白萩的《蛾之死》到《風的薔薇》	214
愛與匕首——論許達然詩集《違章建築》	229
放膽文章——黃勁連兮台語文創作	250

燃燒的詩星——論鄭炯明	272
談莫渝的心象風景	300
生命在時間裏的回音——《陳鴻森詩存》的光和影	324
林梵其詩的軌跡——從《失落的海》到《台灣俳句》	350
請看這個人：莫那能——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	373
邁向台灣文學的新世界——論路寒袖的文學軌跡	388
戰後台語詩的發展	414
日據時代台語詩文運動	440
日據時代台語詩	459
台語詩欣賞	480
從戰前與戰後的台語詩創作看台語運動	515
台灣第一部史詩《胭脂淚》	543
從亞洲各國母語文學之發展論台灣文學的書寫	574

台灣戰後現代詩人論

台灣新詩的歷程

——一九二〇年至七〇年代詩壇鳥瞰

一、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化運動下的新詩

一八九五年乙未根據「馬關條約」，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是時，台灣社會發生一連串抗日運動，這種抵抗異民族的運動大概可以分為兩個時期；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五年的武力抗爭期以及一九一五年至一九四五年（除了霧社事件）的非武力抗日期，在這一段非武力抗日期，就是台灣新文化啓蒙運動期。台灣的新文學及其一環的新詩乃在這個時期萌發了新生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地的民族自立運動及民主主義的聲浪大張，隨著這種潮流和現代化過程，台灣也在異民族統治下展開了新文化運動。

一九二〇年七月，東京留學生創辦《台灣青年》配合文化啓蒙運動和民族運動，而

該雜誌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改爲《台灣》雜誌，這一時期有語文的論戰：諸如黃呈聰的〈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參閱第四年第一號），黃朝琴的〈漢文改革論〉（第四年第一、二號），這些都可以看出「五四」文化運動的痕跡。一九二三年四月，「台灣雜誌」易名《台灣民報》半月刊，再改爲旬刊，而週刊，而日刊，由點而線而面，謀擴大新文化啓蒙運動的影響力。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台灣民報》在台灣發行。這個時期，新詩方面有張我軍的《亂都之戀》出版，是台灣第一部詩集。也是新詩與舊詩兩陣營展開論戰，各據陣地激烈火拼，而新詩漸占優勢的時期。一九二六年秋季徵求新詩：入選詩人有器人、崇五、黃石輝、黃得時、沈玉光、謝萬安等人。新詩愈見茁壯。

《台灣新民報》於自一九三〇年八月二日發行三百三十四號時，增闢「曙光」專欄徵求新詩，培育出楊華、敏文、禾子、安都生、徐玉書、赤嵌生等詩人。一九三一年秋，台中成立「南音社」，郭秋生和黃純青等又開展台灣語文的論爭。文學創作離不開語言問題，此時此地發生語言論爭乃是文藝創作達到一定水平時，正常的現象，語言是表現思想意識的工具，「欲善其工，必先利其器」，台灣新文學以及新詩能正視語言——「器」與內容的問題，證明在其創作道路上，已經能兼顧到「內容」、「形式」和「語言」的辨證關係了。

一九三四年成立全台文藝作家的「台灣文藝聯盟」，刊行《台灣文藝》和《台灣新

文學》。這兩個刊物維持了三年。在這段時期小說的收穫大於新詩。不過，新詩也並非不毛之地。王白淵的《荊棘之路》就是一個成果。詩人王白淵曾在《福爾摩沙》（註一）第二號有一首〈詠上海〉，頗能表現在異民族統治下台灣人難以說清的委曲和悲憤以及當時居住在上海法國租界的高等華人的面貌。

已跨過三十而立之年

我胸臆獨然一腔風暴

大陸的天上紅霞滿天。

一看我穿著的單和服

就高喊「打倒日本人」的

鄰家的女兒多可愛啊！

不慶祝雙十

而附和法國共和紀念日的

奴隸民族多可悲。

罵俄國人民為奴隸民族的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悲痛

今夜令我心痛！

一九四一年五月，由張文環、黃得時、王井泉及日人中山侑編輯的《台灣文藝》季刊發行。新詩集有楊雲萍的《山河》，邱淳泮的《化石之灣》及《悲哀的邂逅》。同時在佳里一帶成立了日據時代新詩社團「鹽分地帶」，其成員為郭水潭、吳新榮、林精鏐、王登山、莊培初等人。其他龍瑛宗、張冬芳等也寫詩，巫永福出版《祖國》亦為新詩壇一大盛事。但，總的看來，小說還是比新詩有斬獲。日本統治台灣到這個時候已經四十多年，作為殖民地政策的皇民教育的一環，日本語教育就在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八年）五月廿一日，根據台灣總督府暫行條例，於同日在民政局中設立了學務課，一直強力地推行到日本打敗仗為止。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一開始，這種愚民教育更變本加厲，這是由一九三七年禁止使用中文，縮小寺廟，增加神社，禁止上演中國戲劇，一九四二年大力推行台灣人改為日本姓名等，一連串事實看得出來的。因此，在這段時期能以流利的中文創作的，也就越來越少，這不能不說是台灣人的悲哀了！一跨入中日戰

爭，文藝的獨立性也被化整爲零。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學只變成強化日本對全面戰爭的傳聲筒了。是以談到文學，一言以蔽之：徒具形骸而已！

二、光復後的新詩的流變

上面非常簡略地談了一下，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新詩。無可置疑的，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台灣文學，其萌芽與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在時間上幾乎是一前一後的。其文學指標亦爲「人的文學」，而朝著自由民主的理想。中國的和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中，都能看出歐美文學的影響和衝擊。在這段時期，兩者不同之處，即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波瀾壯闊，雲譎波詭，深具撞擊力，而台灣卻在一起步就在殖民政策下，各方面皆受重重箝制，自由創作殆不可得。然而，有一個事實是不可否認的：台灣文學界就是在日本政府的壓制下，不得不使用日語來創作，還是未曾喪失抗拒異族的精神力量。

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光復，重回祖國。台灣文學界本該從此茁壯，欣欣向榮，無奈局勢動蕩，欲求穩定中復興社會，文化建設而不可得。加以來台進行收復工作的接收官員昧於台灣的客觀情勢，發生紛爭，使社會更加不安，迫使文學界春秋正盛的作家、詩人們折筆輟耕，造成萬馬齊瘠的現象。然而，這段時期可視之爲整個台灣

社會在語言上是一個過渡期，剛光復時，一部分日報還有一段很短暫的時期，文藝副刊上發行日文，而日據時代曾以日語寫作的作家，除了沉默下來，離開文壇的作家以外，其餘的，就開始學習中文，這些人就是所謂誇越語言的一代。同時，由大陸來台的詩人，諸如鍾鼎文、李莎、紀弦、葛賢寧、覃子豪，他們於一九五一年設立《新詩週刊》，詩壇開始播種，重新耕耘。這是在戰後的廢墟上燃起的詩的香火，與此同時，在各大學、高中也如雨後春筍，紛紛組織起文學研究會純文藝愛好者的同人雜誌，當然，其條件是不足的，其影響是有限的，縱觀光復後的台灣文學的發展，這是不不能不一提的，據筆者所知：台南一中就有一群人組織「處女地」的文學研究會。

(一)、「現代詩社」

一九五三年，紀弦組織「現代詩社」，而於一九五六年，成立「現代派」，其成員有葉泥、林亨泰、黃荷生、薛柏谷、方思等人，紀弦提出「新詩的現代化」口號，並列舉六大綱領如下：

1. 我們是有所揚棄並發揮光大地包含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

2. 我們認為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這是一個總的看法，一個基本的出發點，無論是理論的建立或創作的實踐。

3. 詩的新大陸的探險，詩的處女地之開拓。新的內容之表現，新的形式之創造，新的工具之發現，新的手法之發明。

4. 知性之強調。

5. 追求詩的純粹性。

6. 愛國、反共、擁護自由與民主。

根據上面六條綱領，我們不難看出：這是宣揚「知性主義」和全盤西化論。所謂新的內容、形式、工具、手法是什麼？他們沒有具體的指標和精細的闡述。理論是創作實踐的路線，而理論該是對當前的創作以及文藝作品的概括性批判之後，才能建立起來的。這六條綱領沒有交代出之所以得出其綱領的當前新詩創作上的來龍去脈。不錯，在當時，那是一種實驗，詩壇上的花果是蒼白的，令人不滿的。但，應該指出其所以如此的因果關係，事實上，從文藝社會學的論點來看，任何一種文學理論及其運動都離不開產生那種理論與運動的社會與其必然性。然而現代詩社對此「語焉不詳」，可見當他們提出這些綱領時，對該時該地的詩創作與社會的關係並未做過徹底的批判和總括，這是

理論的致命傷。波特萊爾會寫出其《惡之華》、《巴黎的憂鬱》除了他那詩人的個性之外，不可忽視的是當時波特萊爾所生存的法國社會的風土加諸詩人心靈上的影響。五十年代的台灣社會，從客觀上看來，百廢待興，需要理智的沉思與理性的高揚，但，更需要強有力的社會倫理道德的重建，在那種社會情況下，詩該走哪一條路？自然不是一個主知精神和「橫的移植」一蹴可幾的。

無怪乎現代派到了第十三期，其旗幟下的詩人就後繼無人了。究其原因，約有幾點：第一就是內容空洞，不少詩人以波特萊爾以降的歐美詩人的敝履爲寶貝，跌落進虛無主義。《惡之華》還反映著當時的整個法國社會的頹廢風潮和苦悶的面貌，但，現代派只實驗了一些第一世界大戰後的歐美、日本詩壇丟棄下來的東西。也就是說：沒有屬於自己真正的內容。第二是「知性之強調」帶來的陷阱，使詩人入甕而不能自拔。其所說的「追求詩的純粹性」似與梵樂希（註二）的「純粹詩」詩觀相同，強調知性而有所謂哲理性，但，就是哲理詩亦非純粹的哲學。詩無論內容與形式如何，除了知性的享受之外，還有一個強有力的感性作用。詩不等同哲學，詩的思索永遠是形象的思索，絕非哲學的抽象思維。二者不能混淆，現代詩就是迷入這一條死胡同。我們該明白連哲學家思維都還是有個性和感情的。否則不能自成一家，而況乎詩？第三是「橫的移植」造成詩中看不出當時的台灣社會性問題。詩歌的表現形式的發展、變化、思想內容，不論

古今中外，都是隨著其社會之變動而有所變動的。不談遠的「橫」的，就拿《詩經》由商、周社會的四言詩，而發展為漢魏六朝的五言及七言古體，而又發展為宋詞的長短句，這些都與社會的變動息息相關，絕非遺傳學上的「突然變異」。上述幾點，紀弦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出版的《現代詩》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期合刊號上的〈現代詩的偏差〉一文裏也自我檢討過了。《現代詩》共出版的四十五期，而於一九六四年二月廢刊。

(二)、「藍星詩社」

一九五四年以覃子豪為中心誕生了「藍星詩社」，他在《公論報》上開了個「藍星週刊」，嗣後，一九五七年刊行兩輯《藍星詩選》。覃子豪在「獅子星座號」一輯上的〈新詩向何處去？〉一文裏，提出：

1. 詩底再認識：謂之「詩的意義就在於注視人生本身及人生事象，表達出一種嶄新的人生境界……詩不是人生的逃避……」

2. 創作態度應重新考慮：要求詩的表現上能與讀者產生心靈上的溝通。

3. 重視實質及表現的完美。

4. 尋求詩的思想根源。

5. 從準確中求新的表現：要求語言與意象的準確性。

6. 風格是自我創造的完成：強調個性和民族精神。

統觀上面六個信條，不難明白，這是比較經過審視，分析而得到的踏實原則。現代派上的詩，如若披沙瀝金，不是沒有一些好詩，但，委實不乏故作理性的囁語，走火入魔。這個無視於讀者與詩在心靈上交流的現代派自絕於廣大讀者的缺點，覃子豪可能有所鑑，有所警惕，才歸納出六項原則的吧。

藍星詩社的兩大擎天柱就是覃子豪及余光中，其同人有夏菁、羅門、蓉子、王憲陽等。覃子豪，刻意致力於平實的表現中創造詩的意象。也許他一直意識著寫詩就是一種實驗，也意識到六〇年代的台灣社會所需要的詩並不是全盤西化能栽培出來的。所以他說：「中國現代詩作者很了解一個事實，就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今天，來標榜第一次大戰所產生的任何流派（意指立體主義（Cubism），未來主義（Le Futurisme），達達主義（Dadaism），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均屬不智。因此，中國現代詩作者對這些流派所實驗過的理論與成品，作部分的接收。」又說：「現代詩人在實驗期中，忽視了一件工作，就是自我的批評。既是一種實驗，則成功與失敗的機會均等，往往是失敗